

风流奇案

章回体长篇通俗小说

风 流 奇 案

黄 南 丁 原 著
张 杨 整 理

时代文艺出版社

编

FENGLIUQIAN

黄南丁 著

长 禾

封面设计：王笠君

题字：杨再春

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875印张 2插页 233,000字

(桂林大街102号)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厂印刷 印数：1—100,000册

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389·33 定价：1.60元

出版说明

杨乃武、小白菜一案，系清代著名四大奇案之一，发生在清同治、光绪之交。案情曲折复杂，当时曾轰动全国。这个案件反映了清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地压迫下层人民，他们是那样的昏庸、贪婪、残忍和腐朽，而在他们的统治下，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民，特别是妇女，却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这个案件发生以后，曾被编成多种戏剧、曲艺、小说，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

但是，过去反映这一题材的文艺作品多系摭取案件的某一片断，未能全面地反映这一事件，而黄南丁先生所著长篇小说《清代第一风流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则较为详尽，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案件的全貌。现在，我们把这部长篇小说整理出来，重新出版，以飨读者。黄南丁先生的这部长篇小说是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的。情节曲折复杂，文字通俗，富于江南城镇生活的特色，也写出了一些人物的思想性格。但作品中也反映出了某些封建意识，有的地方对清朝最高统治阶层作了美化，宣扬了某些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迷信思想，这是我们应注意的。

在重新出版这部长篇小说时，我们请张扬同志对原作进行了整理，并作了标点、校订，书名也改成了《风流奇案》。

目 录

第 一 回	谢良媒笨伯得喜偶	
	成孽障巧妻伴拙夫(1)
第 二 回	末路悲风凄凉透骨	
	荒村苦雨岁月煎心(9)
第 三 回	椿树雕残萱花花折	
	桂华皎洁兰叶芬芳(17)
第 四 回	手足耽耽鼠牙雀角	
	耳目逐逐燕语莺啼(25)
第 五 回	浪子有心出谷莺飞去去	
	文人无行联床蝶梦遂蘧(32)
第 六 回	合双成巫女襄王圆梦	
	迎百两淑姬君子同心(39)
第 七 回	檐前鹦鹉小姑有口难防	
	室内鸳鸯贤嫂多情怂合(47)
第 八 回	苦口婆心种成功德	
	甜言蜜语喜见祥和(55)
第 九 回	金玉缘口开双和合	
	药石意语惜一娇娃(62)
第 十 回	绿意赠妆奁可敬可喜	
	红情惊绮梦疑神疑鬼(70)

- 第十一回 起罷风蠹夫忆家室
来疑雨村妇择芳邻 (77)
- 第十二回 三更圆梦规劝良人
五夜寒衾思怀吉士 (85)
- 第十三回 一纸寄鸾笺劈开情网
三迁营免窟割断红丝 (93)
- 第十四回 度佳期花烛双双偕老
重瘟疫鸳鸯故故分飞 (101)
- 第十五回 看盛会万人聚小镇
缺妆奁一女泣空房 (109)
- 第十六回 贫儿暴富纳粟走邪途
贪夫殉财具呈持正义 (117)
- 第十七回 投声气论交仗有多金
乏兴味偕游惜无美色 (125)
- 第十八回 斗室中密语谈佳丽
茶寮地踞坐品清泉 (133)
- 第十九回 鬼蜮为心快饮醇酒
娇莺吐语初现桃花 (141)
- 第二十回 求计划浪掷金钱
诱美色先遣夫役 (149)
- 第二十一回 谋士巧施狡计暗室有亏
贤妇错认良心黄金重掷 (157)
- 第二十二回 乱贞心一包春药
划极策两字秋瘟 (165)

第二十三回	急色儿暴雨翻云 痴婆子大惊小怪	(172)
第二十四回	卖风流黄金买笑 受贿赂白镪结交	(177)
第二十五回	明月清风魂销一刻 尤云滞雨胆怯终宵	(181)
第二十六回	返家庭荆妻成宿孽 应考试村夫结冤仇	(185)
第二十七回	求鱼水一夕定计谋 说风情片言明心迹	(193)
第二十八回	妒恨起毒心祸根隐伏 殷勤调汤药恶意难销	(200)
第二十九回	毒亲夫血棉袄作证 哭兄长白孝衣见官	(208)
第三十回	验尸身美小娘受冤 报家信好儿子求救	(216)
第三十一回	刁师爷移花接木害书生 老虔婆口蜜腹刀骗难女	(224)
第三十二回	布牢笼即席填供状 工罗织行文革衣冠	(232)
第三十三回	熬刑具酷吏存恶念 探监狱义仆报凶音	(240)
第三十四回	骨肉聚囚牢良言付托 炮烙定冤狱屈打成招	(247)

第三十五回	知府偏私受賄賂銀二万 师爷公正拒賄心錢三千	(255)
第三十六回	初翻供又受非刑 訴冤狀再提審問	(263)
第三十七回	按察得賊瞞天理 巡撫會審昧良心	(271)
第三十八回	再翻供公堂成黑暗 復告狀大地見光明	(279)
第三十九回	世界昏暗夫妇入囹圄 恩義分明母子得佳麗	(287)
第四十回	入京師中堂仗義 下浙江欽使糊塗	(295)
第四十一回	告部狀滾三寸釘板 私察訪派一個清官	(303)
第四十二回	听秘密昭雪沉冤 議平反重見天日	(310)

谢良媒笨伯得喜偶
第一回 成孽障巧妻伴拙夫

在专制时代，人民未能得到法律的保障，把人命视作儿戏，不论这一件事情是否冤狱，受着绝大的冤枉，总先求之于非刑。受刑的人，倘是稍一含糊，不胜苛刑之苦，无不屈打成招，冤沉海底。做官府的人，也并不细细推求研讨案情如何，究竟是否这人所做，只为了自己前任关系谬然定罪。一个好端端的安份良民，就是断送了一生，并且冒着奸邪凶恶的骂名，官员却不以为自己的错误，反栩栩以为能。这是何等的残酷？而且逢到了这一种极大冤枉的事，一般官府，大都抱着所谓官官相护的陋见。绝少可以由上峰昭雪，把冤狱平反。除非是遇见了的确是清正廉明爱民如子的官府，才有平反的发现。如清末时候，杨乃武同小白菜因奸谋毙亲夫人一案，便是个明证。要不是刑部细细追求，把案情追一个水落石出，杨乃武同小白菜，岂不是冤沉海底，永没有超生之望的了呢？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却说在同治年间，江浙余杭县仓前地方，有一家豆腐店，店主姓葛，娶妻喻氏，生下一子一女。女子唤品连，因那姓葛的排行第一，仓前的人，都唤他做葛大。品连便唤做葛小大。女唤三姑，生的丑陋不堪，浑如

母夜叉一般。满身的漆黑皮肤，处处起皱。双条打吊眉，一对铜铃眼。满面麻子，一个塌鼻梁。血盆大口，露出了一口的阔板焦牙。又是声如破锣，说起话来，先得吓人一跳。而且是生性呆愚，不解菽麦。仓前的人没一个不知道这葛三姑是个其丑无比的傻子。葛大在店内，虽是十分勤俭，只因豆腐生涯，每天所做的买卖总是有限，家道很是清贫。仗着喻氏，帮助着在店内烧煮豆腐，也用不起什么伙计。便将品连亦在店内，学习豆腐生意。一家四口，苦苦度日。

那一天，葛大正在店内磨着豆子。预备做些豆腐应明天的买卖。听的门外有人叫道：“姐丈在家中么？”葛大听的是喻氏的胞弟喻敬天的口音，忙放下磨盘，笑应道：“是兄弟吗？快请里面坐吧！”话犹未毕，喻敬天已走将进来，上前见过葛大、喻氏，一同坐下。葛大道：“兄弟到来，可有什么事情？”敬天笑道：“正是。我一来是来探望姐姐、姐丈，二来有一件事情，要同姐丈商议。”喻氏正端着一盏茶自房内走将出来。听了笑道：“兄弟，什么事情？巴巴的跑来，同你姐丈商议呢？”敬天笑道：“如今，南京正闹着水荒，逃难出来的人，已不知有多少。昨天我们家中，也来了一家亲戚，姓毕，只有一母一女。便是我的连襟，襟兄早已亡过，剩了一个我妻子的姐姐，同了一个姨甥女儿。家中本来自襟兄死后，穷苦非凡。这一会被水冲的房屋都倒，家具全失。没奈何，投奔到我家中。姐姐，我想我如今的景况，已大不如前，怎能招留着两个人在家中吃闲饭？又不能不留他们，还是你弟媳妇想的出些法子，说这个姨甥女儿，年纪只有七岁，人也生的不差。雪白粉嫩，的确是伶俐的女孩子。不如找一家好好人家。令她

出去做童养媳，或是对定亲事，可以两边住住，帮着做些事情。我一想倒也不错，又想到了姐姐这里，品连已有十四岁了，你们这里，正嫌着人口太少，干事忙碌，倒可以把我那姨甥女儿生姑，说合给品连，童养在家中。省得以后品连长大起来，对亲困难。好在彼此都是亲戚，又不费什么，每天只吃掉些粗茶淡饭。一个女孩子的饭量，也很有限的，而且生姑，人是七岁，做事倒还不差。什么提水、煮饭、洗菜、净衣服这些杂事，也可以帮着姐姐。到了南京水灾平定之后，生姑的母亲倘是回去，生姑便可以两面住住，直待品连娶亲。拣一个好日子，同小夫妻俩一圆房，那便什么都完啦。岂不是省了到外面去找亲事，又得费钱，又是辛苦。姐丈姐姐，你们瞧好不好呢？”葛大同喻氏听了，暗暗的想了一回，觉得敬天这话很有理。葛大便笑道：“兄弟的话，自然是不错的。可是做姐丈的，你是知道的呀，十分贫苦，一些也没有积蓄，只仗着双手做事，喂饱肚皮。人家的女孩子，倘是娇养惯的，那就过不来这些劳碌日子。还有生姑的母亲，把生姑给我们这种手艺人家，做一天饱一天的，愿意不愿意，这倒先得说个明白，不要到了以后，心疼孩子，便反悔起来。这不是要闹糟了吗，不如不干的好。”喻氏道：“正是。这句话却得预先问过。不然，倒是麻烦。”敬天笑道：“这倒不用虑得。昨天我早已问过她们母女。都说是只要有口粥喝，可以活命，那就是了。好在大家是至亲，难道还能反悔不成？”喻氏心中，本因着家中事多人少，又用不起伙计，同品连养一房媳妇，年纪虽轻，总可以帮着做些杂事。听了敬天的话，很是欢喜。即向敬天道：“既是兄弟这般说话，那是最好也没有的了。只是可要什么聘礼

银子等东西呢？那却又得打点哩。”敬天笑道：“生姑的母亲早已说过，并不是把女儿卖给人家。要什么银钱财礼？是同人家对一门亲家，一概不用。以后到了圆房时候，再预备一些，那便是了。如今只须双方说定，换了八字，便把生姑领到家里，一切就算完哩。所以这财礼银子，也无须打点得哩。”葛大听得竟有这般便宜亲事，不用一些财礼，便能媳妇到手，岂有不愿之理。忙满口答应。敬天见葛大喻氏都已应允，心中十分欢喜。又闲谈了一回，起身告辞。说定明天领生姑前来拜见葛大喻氏，调换品连的生辰八字。葛大点头答应。送敬天出了大门，回到里面。喻氏只喜得满面是笑，向葛大道：“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家中，正为着人少作不来活计。来一个七岁的女孩子，好歹也可以帮着我一把呀！只是兄弟明天便得把人领来换品连的八字，你也得去请人写一个预备好了。还有什么旁的需用东西，也得筹备一下。总是一件喜事。喜烛儿定得点一对儿。明天兄弟是个大媒，媒酒却不能不喝一杯，这是喜酒，不能将就过去。这些事情，今天都须安排舒齐，免的明天孩子来了，一切都没有安排，吃人家笑话。”葛大笑道：“这是容易。八字帖子，我立即请人家去写。喜烛等东西即出去买来。这都不要紧，不必这般慌张。明天既要请兄弟喝上一杯媒酒，却要做些体面菜肴，那就仗着你了。”喻氏点头道：“那是自然。你快去买吧！”

葛大兴匆匆地取出了些银钱，出门而去。喻氏自在家中料理活计。这时品连也在家中帮着喻氏磨豆煮浆，照顾门面。

不一时，葛大已是回来，手中提着一付香烛，同了和合

甲马，还有些干鲜蔬菜等物，同了两瓶陈酒。见了喻氏，笑道：“帖子已写就了，你瞧瞧可是这样的吗？”说着在怀中取出一付大红金帖授给喻氏。喻氏笑笑道：“你真是快活糊涂了，我又不识字，怎地知道对不对呢？人家识字的人写出来的东西，总不会错的。”便接将过去，供在上面。又把香烛蔬菜也放在上面桌上，把酒收好。只待到了明天，预备一切事情。

一宿已过，到了明天，葛大喻氏都是绝早起来。喻氏忙到街上去买了些鱼肉之类，在灶上煮烧起来。品连同了葛大在外面照应买卖。喻氏把菜肴约略煮好。忙到外面把和合甲马同了八字帖子，供在上面正中。烛台香炉俱都放好，将蔬菜供在和合面前。安排就齐，仍回灶上料理酒肴。

忙乱了一回，听得门外敬天已在那叫道：“姐丈已起身了吗？”葛大听得，忙迎将出去道：“兄弟快进里面坐吧！”话犹未毕，早见敬天同了一个年有四旬的妇人、一个伶俐女孩子走将进来。葛大一见，知道便是毕生姑同了母亲。忙让着道：“亲家太太，可别笑话，真不成样子哩。”生姑的母亲连声谦逊，进了屋内坐下。喻氏也到外面一同见过。细细把生姑一看，生的虽小，却美丽非凡。两条春山眉似蹙非蹙，一双秋水眼亦明亦荡，雪肤花容，端的是一个可喜可爱的女孩子儿。把葛大喻氏二人喜的个只是嘻嘻的笑。敬天道：“今天恰巧是好日子，姐姐姐丈便把品连八字交给了我，给亲家太太带将回去，那就是了。”喻氏听了，忙命葛大点了香烛，唤品连拜过。敬天即唤生姑拜见了公公婆婆。葛大喻氏只是呵呵大笑，受了品连同生姑四拜。品连又拜了岳母，谢了大媒。葛大把八字帖子取下交给敬天。敬天接过，托给生姑的母亲。又在怀中取出

了生姑的字庚，笑着道：“如今你们是亲家了，诸事都可以互相照顾。说着把字庚给了葛大。葛大命品连供在桌上。喻氏这时早笑哈哈地进了厨房，品连也进去相助。

生姑的母亲向生姑道：“生姑，你在这里万事得听你公公婆婆的言语，不能贪懒。已是一家人了，将来在这里过一辈子的日子哩。咱过了几时到来看你。等待家里的水平了，咱还得回去，过了一二年光景，你也可以回来瞧瞧。”生姑听一句应一句。两睛之中，早忍不住掉下泪来。敬天道：“这又奇了，今天是好日子，怎地哭起来了。快进厨房去，帮你婆婆去煮饭吧。”葛大听了，忙笑道：“兄弟这却不对。今天生姑还是第一天到我家中，怎好就命她去操作呢。便是新媳妇，也须三朝之后才去做羹汤，孝敬公婆呢。再说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早都预备好哩。让她安安稳稳的喝一杯喜酒，享个吉利儿吧。”生姑的母亲笑道：“啊呀，了不得呢，生姑不知生来的什么福气，到了这般疼孩子的公婆家里。可是一个媳妇儿，总得侍奉公婆的。生姑虽小，不能说不是媳妇儿。再没有婆婆煮饭给媳妇儿吃的。以后不论什么事情，只要生姑能做，不妨命她去做就是。”葛大笑道：“亲家太太，这却不用太谦。我们这般人家，一个人就有一个人的事。闲着是没有的。只是因了今天，是他们的好日子，又是第一天到我家中，倘是立即把她使唤得一个脚不点地的往来操作，还象什么样儿呢？”正说话间喻氏已笑哈哈地捧出一盘菜肴，安放在桌上。品连忙放上六个杯子，六双匙箸。葛大便把两瓶酒取出，舀着热水煨热，笑让道：“亲家太太，请来喝一杯喜酒吧。”又向敬天道：“兄弟，这一杯谢媒酒可是要喝的。”敬天同生姑

的母亲忙含笑道：“那可不敢当哩。害亲家太太忙碌，快一齐来喝一杯吧。你们二位是公公婆婆，小孩子敬一杯儿，这真是应该的哩。”喻氏正又端出了两色菜肴放在桌上，⁶听生姑母亲这般说话，忙笑道：“没什么呢，快喝吧，迟了得凉哩。”敬天道：“姊姊这样的忙碌，怎好坐呢？”葛大知道敬天等二人不肯就坐，便笑者唤喻氏一同前来就坐。喻氏即回到厨下，洗了洗手，将饭置在饭篮之内，方走到外面，一面笑道：“怎地这般的客气，快喝酒吧！”一面让二人上坐。二人谦逊了一回。生姑的母亲坐了上面，敬天坐了客位，喻氏打横，葛大在下面相陪。葛大提起酒瓶，在各人杯内斟了一杯。又笑道：“生姑也来吧！今天是喜酒，都喝一杯儿的。”生姑的母亲忙道：“这可不能。没有品连不坐，倒唤生姑坐的。”敬天道：“那也不必再客气了，品连同生姑一齐来吧。”葛大听了方命品连坐在喻氏一旁，生姑即依着母亲坐了。三姑在一旁坐着要肉吃。喻氏即也弄了些肉，放在饭上给三姑吃。敬天一瞧桌上，共排着八只大碗，满满的装着鱼肉。细细一看，见一碗是红烧栗子肉，一碗是麻椒鸡，一碗青鱼煎豆腐，一碗五香干丝，一碗白菜炒肉，一碗虾饼，一碗青菜，还有一碗，却是雪菜虾米汤。都烧的浓油直透，五香扑鼻。真是色香味三者都佳。便笑道：“端的是忙碌了姊姊，煮了这般多的好菜。”喻氏笑道：“兄弟说哪里话来。今天给品连领媳妇儿，难道就喜酒也不预备一杯吗？”说着举起酒杯，让生姑的母亲、敬天二人饮酒。饮过了一口，即一齐吃菜。葛大把酒瓶在生姑、品连杯里也注了半杯笑道：“喜酒总得喝一口儿。”慌得生姑忙站起身来道谢。

六个人在桌上连说带喝闹过了一阵，把两瓶酒喝完，喻

氏方命品连到厨下去把饭篮捧出，一同吃饭。饭毕之后，喻氏、品连把残肴收拾清楚，泡上香茗。

敬天同生姑的母亲又在葛大家中闲谈了一会。见天色不早，即起身告辞。临走之时，生姑的母亲又把生姑叫到面前，细细的嘱咐了一番，方告别葛大、喻氏，同了敬天一同回去。生姑直送到门前。忍不住双泪交流，呆呆地站了半晌。见母亲已是去远，才回到里面。

自此之后，生姑已做了品连的童养妻子。葛大、喻氏二人见生姑甚是伶俐，心中很是欢喜。生姑也很和顺，每天帮着喻氏淘米洗菜，浆洗衣服，都能做得很好。喻氏只喜得满面是笑，常是称赞生姑。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葛大竟生起病来。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末路悲风凄凉透骨
第二回 荒村苦雨岁月煎心

话说葛大喻氏夫妇，由喻氏胞弟说合了毕生姑给品连做童养媳，葛大夫妇很是欢喜。又见生姑十分聪明伶俐，可以帮助喻氏料理家事，喻氏很是快活。

谁知过了几天，好事不常。葛大有一天，绝早起身，在店内做了一回豆腐。到了午间，午饭已过，葛大觉得身体困倦，便在店内向桌上一伏，竟安然睡去。这时候正是深秋天，寒风凛凛。葛大睡在桌上，受了一阵凉风，打了一个寒颤，身上都起了粟肤。及至一觉醒来，觉得身上寒冷透骨，连打了几个喷嚏。顿时有些头目森森起来，知道受了寒气，忙起身披上一件棉衣。当时也不以为意。到了晚间，却觉得头眩鼻塞，耳鸣目昏，四肢酸楚，坐立不住。便向喻氏说了，欲先去安睡。喻氏忙在葛大头上一摸，却是炙热非凡。不禁吃了一惊，慌忙到里面把床上被褥铺放好，向葛大道：“快些睡吧，你发热呢！待我去买一服风寒疏散的药，浓浓的煎了服下，盖上被儿，出一身大汗，把风寒赶出，即便好了。不然，明天没人作活计呢！”葛大点头道：“正是，倘直是生起病来，谁人能作买卖呢？那就糟了。”说毕忙忙的脱了衣服，睡将下去。喻氏即把一床重被，给葛大盖好。一面取了些钱，